# 歐陽修集/卷1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四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三十八·集古錄跋尾卷五

► 集古錄跋尾卷六

【隋太平寺碑〈開皇九年〉】

右《太平寺碑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。南北文章至於陳、隋，其弊極矣。以唐太宗之致治，幾乎三王之盛，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，豈其積習之勢，其來也遠，非久而眾勝之，則不可以驟革也？是以群賢奮力，墾辟芟除，至於元和，然後蕪穢蕩平，嘉禾秀草爭出，而葩華蔓實爛然在目矣。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，疑其俚巷庸人所為，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，蓋當時流弊，以為文章止此為佳矣。文辭既爾無取，而浮圖固吾儕所貶，所以錄於此者，第不忍棄其書爾。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。

【隋老子廟碑〈開皇二年〉】

右《老子廟碑》，隋薛道衡撰。道衡文體卑弱，然名重當時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，故錄之。唐人字皆不俗，亦可佳也。

【隋尒朱敞碑〈開皇五年〉】

右《尒朱敞碑》。敞者，榮從弟彥伯之子也。按《敞傳》云字乾羅，而此碑字天羅；傳云為金州總管，而碑又為徐州總管。碑文雖殘闕，然班班尚可讀。其述徐州事頗多，事為史家不取可也，不書其官，蓋闕繆也。其字不同，亦當以碑為是。余於《集錄》，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。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。

【隋龍藏寺碑一〈開皇六年〉】

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，不著書人名氏，字畫遒勁，有歐、虞之體。隋開皇六年建，在今鎮州。碑云「太師、上柱國、大威公之世子，左威衛將軍、上開府儀同三司、使持節恆州諸軍事、恆州刺史、鄂國公、金城王孝仙奉敕勸獎州人一萬，共造此寺」。其述孝仙云「世業重於金、張，器識逾於許、郭」。然北齊、周、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，不詳何人也。

【隋龍藏寺碑二〈開皇六年〉】

右隋《龍藏寺碑》，齊張公禮撰。龍藏寺已廢，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，書字頗佳，第不見其人姓名爾。碑以隋開皇六年立，後題張公禮，猶稱齊。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，齊遂滅，後四年，隋建開皇之號，至六年齊滅，蓋十年矣。公禮尚稱齊官，何也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。

【隋李康清德頌〈開皇十一年〉】

右《李康清德頌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，文為聲偶，而字畫奇古可愛。康，隴西狄道人也。其碑首題云《大隋冠軍將軍、太中帥、都督、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》。予在河北時，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，字多訛闕。其後題「十一年歲在辛亥，大將軍在酉，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」，「年」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。按《隋書》，開皇十一年，歲在辛亥。其二字乃「開皇」也。「大將軍在酉」之說，出於陰陽家，前史不載，而此碑見之。

【隋梁洋德政碑〈開皇十一年〉】

右隋《梁洋德政碑》，在今蔡州新息，隋開皇十一年，行參軍事裴玉與州人為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。按《隋書》，後周於新息置息州，至大業中，州廢也。

【隋韓擒虎碑〈開皇十五年〉】

右《韓擒虎碑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，而以隋高祖為今上，乃隋人所撰碑文。屢言虎字，

獨於名下去之，若避唐諱，此不可知也。今以碑文考《隋書》列傳，其家世、官勛大略多同，惟其在齊為河長防主、大都督、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白超防主，轉洪超防主，傳皆無之。又遷和州刺史，而傳為利州。皆史官之闕誤，當以碑為是。而傳載閻羅王事甚怪，而碑無之，使其實有，碑不宜不書，以此見史家之妄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。

【隋陳茂碑〈開皇十八年〉】

右《陳茂碑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，而字畫精勁可喜。《隋書》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。傳云高祖為隋國公，引為僚佐，及受禪，拜給事黃門侍郎，在官十餘年，轉益州總管司馬，遷太府卿，後數年卒。而碑歷敘為高祖寮佐時官。傳雖不書可也。其自為黃門侍郎後，又為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，又為蜀王府長史、太僕卿、判黃門侍郎、上開府儀同三司、梁州刺史等官，史氏皆不書，蓋其闕也。又據碑，茂為蜀王長史，而傳為益州總管司馬，碑為太僕卿，而傳云太府，皆史家之繆也。碑云茂字延茂，史亦闕。治平甲辰秋社日書。

【隋蒙州普光寺碑〈仁壽元年〉】

右《蒙州普光寺碑》。蒙州者，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。應劭曰：育水出弘農盧氏，南入於沔，故後人於「育」加水為「淯陽」。西魏置蒙州，隋仁壽中改為水育州，又為水育陽郡。唐為縣，屬金州。碑，仁壽元年建，猶曰蒙州，既而遂改水育州矣。碑無書撰人名氏，而筆畫遒美，玩之忘倦。蓋開皇、仁壽以來碑碣，字書多妙，而往往不著名氏。惟丁道護所書，常自著之，然碑石在者尤少，余每與蔡君謨惜之。自大業已後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，既接於唐，遂大顯矣。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。

【隋丁道護啟法寺碑〈仁壽二年〉】

右《啟法寺碑》，丁道護書。蔡君謨，博學君子也，於書尤稱精鑒，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，其謂道護所書如此。隋之晚年，書學尤盛，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，後顯於唐，遂為絕筆。余所集錄開皇、仁壽、大業時碑頗多，其筆畫率皆精勁，而往往不著名氏，每執卷惘然，為之嘆息。惟道護能自著之，然碑刻在者尤少，余家《集錄》千卷，止有此爾。有太學官楊褒者，喜收書畫，獨得其所書《興國寺碑》，是梁正明中人所藏，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。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。然不難得，則不足為佳物，古人亦云「百不為多，一不為少」者，正謂此也。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。

【隋泛愛寺碑〈大業五年〉】

「李伯藥」字僅存，其下磨滅，而「書」字猶可辨。疑此碑伯藥自書，字畫老勁可喜。秋暑鬱然，覽之可以忘倦。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，南譙醉翁六一居士。

【隋鉗耳君清德頌〈大業六年〉】

右不著書撰人名氏，其碑首題云《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》。大業六年建。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。碑云「君名文徹，華陰朝邑人也。本周王子晉之後，避地西戎，世為君長，因以地為姓。曾祖靜，仕魏為馮翊太守。祖朗，成、集二州刺史。父康，周荊、安、寧、鄧四州總管別駕，安陸、龍門二郡守」，而前史皆不載。碑在今廢九門縣中，余為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。

【隋廬山西林道場碑〈大業十三年〉】

右《廬山西林道場碑》，渤海公撰，公為隋太常博士時作，不著書人名氏，而字法老勁，疑公之書也。西林道場者，偽趙將竺氏舍俗出家，名曇現，始居於此。晉太和二年，光祿卿陶範始為現弟子慧永造寺，而號西林。按《兩京記》，隋嘗更名佛寺為道場，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。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，尤奇偉，今附於碑後。

【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〈武德六年〉】

右《德州長壽寺舍利碑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，碑武德中建，而所述乃隋事也。其事跡文辭皆無取，獨錄其書爾。余屢嘆文章至陳、隋，不勝其弊，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，而不能遽革文弊，以謂積習成俗，難於驟變。及讀斯碑有云「浮雲共嶺松張蓋，明月與岩桂分叢」，乃知王勃云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，當時士無賢愚，以為警絕，豈非其餘習乎？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。

【唐孔子廟堂碑〈武德九年〉】

右《孔子廟堂碑》，虞世南撰並書。余為童兒時，嘗得此碑以學書，當時刻畫完好。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，則殘缺如此。因感夫物之終敝，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，於是始欲

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。殆今蓋十有八年，而得千卷，可謂富哉！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千文後虞世南書】

右虞世南所書，言不成文，乃信筆偶然爾。其字畫精妙，平生所書碑刻多矣，皆莫及也。豈矜持與不用意，便有優劣邪。熙寧辛亥續附。

【唐呂州普濟寺碑〈貞觀二年許敬宗撰〉】

右《呂州普濟寺碑》。呂州者霍邑也，唐高祖義兵起太原，始破宋老生於此。義寧元年，乃以霍邑、趙城、汾西、靈石四縣置霍山郡，武德元年更曰呂州，太宗十七年遂廢也。

【唐豳州昭仁寺碑〈貞觀二年〉】

右《昭仁寺碑》，在豳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。唐自起義，與群雄戰處，後皆建佛寺，云為陣亡士薦福。湯、武之敗桀、紂，殺人固亦多矣，而商、周享國各數百年，其荷天之陶擩以其心存大公，為民除害也。唐之建寺，外雖托為戰亡之士，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。其撥亂開基，有足壯者，及區區於此，不亦陋哉！碑文朱子奢撰，而不著書人名氏，字畫甚工，此余所錄也。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。

【唐顏師古等慈寺碑〈貞觀二年〉】

右《等慈寺碑》，顏師古撰。其寺在鄭州汜水，唐太宗破王世充、竇建德，乃於其戰處建寺，云為陣亡士薦福。唐初用兵破賊處多，大抵皆造寺。自古創業之君，其英雄智略，有非常人可及者矣。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，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。太宗英雄智識，不世之主，而牽惑習俗之弊，猶崇信浮圖，豈以其言浩博無窮，而好盡物理為可喜邪？蓋自古文奸言以惑聽者，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。惟其可喜，乃能惑人。故余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，謂此也。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。

【隋郎茂碑〈貞觀五年〉】

右隋《郎茂碑》，李百藥撰。其弟穎亦有碑，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。余為都轉運使時得

之。《隋書》列傳言「茂卒於京師」，此碑云「從幸江都而卒」，史氏之繆，當以碑為正。

【唐郎穎碑〈貞觀五年〉】

右唐《郎穎碑》，李百藥撰，宋才書，字畫甚偉。穎父名基，字世業，而李百藥書穎世次，但云父世業，又書穎兄茂碑亦然。考其碑文，有「皇基締構」之言，則「基」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，而於書世次，字而不名，不詳其義也。是以君子貴乎博學。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。

【唐郎穎碑陰題名】

右郎穎碑陰題名：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，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，合一百三十九人，為一卷。柱國府長史、司馬、掾屬各一人，咨議、記室、司倉、司功、司戶、司兵、司鎧、司法、司田、司士參軍事各一人，又有參軍事五人，行參軍十人，典長簽三人，常山國官、國令、大農各一人，常侍、侍郎、國尉各二人，典衛六人，舍人四人，城局、廟長、學官各一人，食官、廄牧各四人，典府長一人，典府丞二人，親事七十五人。穎以貞觀四年卒，此蓋唐制也。

【唐孝子張常洎旌表碣〈貞觀五年〉】

右唐《孝子張常洎旌表碣》，文字磨滅，僅可見其仿佛。蓋孝悌之為名，人之所甚慕，而旌表非為一世勸也。故特錄之者，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。其文辭筆畫，亦自可佳，然不專取乎此也。

【唐九成宮醴泉銘〈貞觀六年〉】

右《九成宮醴泉銘》，唐秘書監魏徵撰，歐陽率更書。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。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，以杖琢地，得水而甘，因名醴泉焉。

【唐歐陽率更臨帖】

右率更臨帖。吾家率更蘭台世有清德，其筆法精妙，乃其餘事。豈止士人模楷，雖海外

夷狄，皆知為貴。而後裔所宜勉旃，庶幾不殞其美也。

【唐皇甫忠碑〈貞觀十四年〉】

右《皇甫忠碑》，著作佐郎李儼撰。忠為泰州龍門令，歲滿，縣民前左勛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。八座報云：「公等請來遲晚，縣令今已替訖。好人堪用，縣國共須，豈一縣士庶獨懷心希惜，所請不允。」忠以唐太宗時為令，當時台省文字如此可愛。泰州者，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、龍門置，治汾陰，武德二年徙治龍門，太宗十七年州廢。今碑後列縣人姓名，有錄事、鄉長、鄉老、里正、縣博士、助教、佐史等。今之縣吏，惟錄事、里正其名在爾。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。

【唐岑文本三龕記〈貞觀十五年〉】

右《三龕記》，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，起居郎褚遂良書，字畫尤奇偉。在河南龍門山，山夾伊水，東西可愛，俗謂其東曰香山，其西曰龍門。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，大小數百，多後魏及唐時所造。惟此三龕像最大，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。

【唐孟法師碑〈貞觀十六年〉】

右《孟法師碑》，唐岑文本撰，褚遂良書。法師名靜素，江夏安陸人也。少而好道，誓志不嫁，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，至唐太宗十二年卒，年九十七。

【唐孔穎達碑〈貞觀二十二年〉】

右《孔穎達碑》，於志寧撰。其文磨滅，然尚可讀。今以其可見者質於《唐書》列傳，傳所闕者，不載穎達卒時年壽，其與魏鄭公奉敕共修《隋書》亦不著。又其字不同，傳云字仲達，碑云字衝遠。碑字多殘缺，惟其名字特完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。以衝遠為仲達，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，何可勝數？幸而因余《集錄》所得，以正其訛舛者，亦不為少也。乃知余家所藏，非徒玩好而已，其益豈不博哉！治平元年端午日書。

【陳張慧湛墓志銘〈貞觀二十三年〉】

右陳《張慧湛墓志銘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。陳、隋之間，字書之法極於精妙，而文章頹

壞，至於鄙俚，豈其時俗敝薄，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？予家《集錄》所見頗多，自開皇、仁壽而後，至唐高宗已前，碑碣所刻，往往不減歐、虞。而多不著名氏，如鉗耳君清德頌》；或有名而其人不顯，如丁道護之類，不可勝數也。慧湛，陳人，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。其銘刻字畫遒勁有法，玩之忘倦，惜乎不知為何人書也。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。

【唐薛稷書〈貞觀永徽之間〉】

薛稷書刻石者，余家《集錄》頗多，與墨跡互有不同。唐世顏、柳諸家刻石者，字体時時不類，謂由模刻人有工拙。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，君謨以為不類，信矣。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概，有知而好者，有好而不知者，有不好而不知者，有不好而能知者。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。畫之為物，尤難識其精粗真偽，非一言可達。得者各以其意，披圖所賞，未必是秉筆之意也。昔梅聖俞作詩，獨以吾為知音，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。吾嘗問渠最得意處，渠誦數句，皆非吾賞者。以此知披圖所賞，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。

【唐益州學館廟堂記〈永徽元年顏有意書〉】

高朕之名，於義不安。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，存之以博學者。

【唐衛國公李靖碑〈顯慶三年〉】

右《李靖碑》，許敬宗撰。唐初承陳、隋文章衰敝之時，作者務以浮巧為工，故多失其事實，不若史傳為詳。惟其官封頗備。史云為撫慰使，而碑云安撫使，其義無異，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，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。由是言之，不可不正。又靖為刑部尚書時，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，其封衛國公也，授濮州刺史。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，後雖不行，皆史宜書。其餘略之可也。故聊志之。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。

【唐辨法師碑〈顯慶三年〉】

右《辨法師碑》，李儼撰，薛純陀書。純陀，唐太宗時人，其書有筆法，其遒勁精悍，不減吾家蘭台。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，而今世人無知者，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。余家《集錄》可謂博矣，所得純陀書只此而已。知其所書，必不止此而已也，蓋其不幸湮沉泯滅，非余偶錄得之，則遂不見於世矣。乃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，而不幸不傳於後者，

可勝數哉！可勝嘆哉！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。

【唐吳廣碑〈總章二年〉】

右《吳廣碑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，而字畫精勁可喜。廣字黑闥，唐初與程知節、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，後與殺建成有功。至高宗時，為洪州都督以卒。然《唐書》不見其名氏，惟《會要》列陪葬昭陵人，有洪州刺史吳黑闥，亦不知其名廣也。其名字事跡，幸見於後世者，以有斯碑也。碑字稍磨滅，世亦罕見，獨余《集錄》得之，遂以傳者，以其筆畫之工也。故余嘗為蔡君謨言，書雖學者之餘事，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，以此也。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。

【唐龍興宮碧落碑〈咸享元年〉】

右《碧落碑》，在絳州龍興宮，宮有碧落尊像，篆文刻其背，故世傳為《碧落碑》。據李又以為陳惟玉書，李漢以為黃公言巽書，莫知孰是？《洛中紀異》云「碑文成而未刻，有二道士來，請刻之。閉戶三日，不聞人聲。人怪而破戶，有二白鴿飛去，而篆刻宛然」。此說尤怪，世多不信也。碑文言「有唐五十三祀，龍集敦」，乃高宗總章三年，歲在庚午也。又云「哀子李訓、誼、言巽、諶為妣妃造石像」。按《唐書》，韓王元嘉有子訓、誼、言巽，而無諶，又有幼子訥。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，在總章三年。後十八年，有子訥不足怪，而不應無諶。蓋史官之闕也。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。

【唐徐王元禮碑〈咸享三年〉】

右《徐王元禮碑》，崔行功撰，趙仙客書。元禮，唐高祖子也。以碑考傳，年壽、官閥悉同。而碑云「使持節徐、譙、泗三州諸軍事，徐州刺史」，又云「贈太尉，使持節大都督，冀、相、貝、滄、德、隸、魏、博等八州諸軍事，冀州刺史」。傳云為「徐州都督」，又云「贈冀州大都督」。傳既簡略，又都無法，而碑之所書亦失也。蓋刺史非兼州之官，都督非一州之號。碑云持節徐、譙、泗三州諸軍事，而傳獨為徐一州刺史，此其失也。當如前史持節秦、涼州諸軍事，秦、涼二州刺史，乃為得爾。其書贈官，則如碑之書是矣。蓋為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事爾。都者，有所兼總之名也。此特小故，而余區區辯之者，前史失之久矣。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，而節度使、都督無復兼州，而舊名不除，是節度、都督自施於己，此不可不正其失也。治平甲辰中元日書。

【唐智乘寺碑〈咸享四年〉】

右《智乘寺禪院碑》者，唐鄭惠王所作也。惠王名元懿，高祖第十三子也。有子十人，列於碑後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。按《唐書·宗室世系表》，樂陵公名球，不知何為獨闕也。今《唐書》年表以嗣王敬為敬，樂平公治樂安公，新平公遂為遂，三者皆史家之失，當以碑為正。世系、譜牒歲久傳失，尤難考正，而碑碣皆當時所刻，理不得差。故《集古》所錄於前人世次，是正頗多也。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。

【唐九門縣西浮圖碑〈上元三年〉】

右《九門縣西浮圖碑》，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，清河傅德節書。題云《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為國建浮圖之碑》。浮圖在智矩寺中，寺今亦廢。碑上元三年建，按唐有兩上元，此碑云「歲在丙子」乃高宗上元三年也。肅宗上元三年，歲在壬寅爾。

【唐陶雲德政碑〈永淳三年〉】

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。雲字大舉，河南伊闕人也，高宗時為恆州刺史。碑永淳三年立。予為河北轉運使，至真定府，見碑仆在府門外，半埋地中，命工掘出，立於廡下。字為行書，筆跡遒麗，而不著書者姓名，惜哉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